

本书以作者对刘海粟生前的近距离采访,全面呈现了刘海粟一生的交友故事。20多位重磅朋友,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傅雷、梅兰芳、丰子恺等大家,揭开了刘海粟的人生交游故事和鲜为人知的民国往事。游走在文学圈与艺术圈之间,勾勒出刘海粟在艺术史之外真实、立体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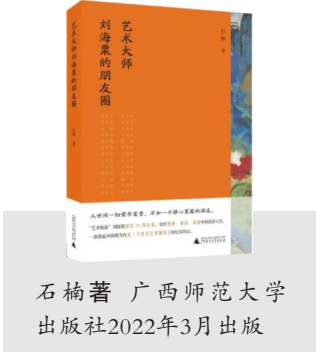
海粟大师和梁启超先生同是康南海先生的门徒。可海翁却说,梁任公无论是学问、道德、文章都堪称他的师表。任公始终关怀支持他的事业,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

北京相识

他们的真正相识是在1925年8月,刘海粟从山西参加全国教改会议回来,暂住在徐志摩的北京住所松树胡同7号期间。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执教,有时写文章研究学问疲倦了,就到志摩那里去打几圈麻将,放松一下紧绷的心神。海粟被志摩拉来与他同住那天,梁启超又到志摩那里来了。

梁启超坐在徐志摩书案前的藤椅上,海粟把画稿摊放在书案上面,梁先生一张一张观赏。梁启超评说道:“你这张周柏线条有种力感,笔力很气派,有种磅礴气势。”他说着就把那些在北京画的油画拉到面前。“你用色很有个性,浓丽中透出



石楠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一片辉煌。你用原色作画,与西方新兴的野兽派有着异曲同工之美。难怪志摩总说,力和大要从你的画中飞腾而出啊!”

海粟因首倡人体模特儿写生,被攻讦为“艺术叛徒”“文妖”、艺术界的“怪人”“狂人”。但他听到梁启超的褒奖,居然腼腆起来,说:“先生过奖了!海粟未能有很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大部分精力都得放到教学上,也未能出国深造,自己瞎闯罢了!先生却给我这样的鼓励,深感惭愧呢!”

“海粟,”梁启超改变了对他的称呼,“你不要客气,你我同列康南海先生门墙,算是同门学友。惭愧的应该是我,我任上海美专校董也多年了,你们为模特儿与伪道学们争战的事,我是知道的,我却未能给你们一些帮助,没有尽到一个董事的责任。”

“先生快别这么说,您学识渊博,是学问界的前辈,当为我的老师,您的清名更让我钦敬,海粟怎敢妄与先生称同门。实在不敢,不敢!”

《艺术大师刘海粟的朋友圈》选载之一

亦友亦师梁任公

天津之行

海粟回沪的前一天,徐志摩请朋友吃饭,算是给他送行。他请了梁启超、胡适、闻一多,还有画家王梦白、姚茫父。梁启超离去时,对海粟说:“我明天回家,你回去也要坐火车,不如跟我一道到我天津舍下小住几日。”海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第二天,他跟梁启超同乘头等火车,两人一个包厢到天津。

海粟十分珍爱这次天津之行,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次旅行给他的人生启迪:“和梁先生的长谈,我受益终生。”他还粗略地记得他们先谈的是戊戌变法。梁启超说,谭嗣同本来是可以逃走的。我去浏阳会馆劝他出逃,可他不肯走,还要以死来抗争。说到谭壮飞遇难,梁启超潸然泪下。

海粟在天津梁家住了两天。晚上,他们长谈到子夜。梁启超的博学令海粟震惊不已,他无比敬慕地问:“先生,您的学识何以这样渊博呢?”

梁启超恳切地回答说:“这不能算是长处,你不要学。我曾为之写过一首诗,其中就有这样两句:‘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他给海粟打了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渔人捕鱼,他同时撒出100张网,是绝不可能捞到大



康有为与梁启超

鱼的。他勉励着海粟说:“治学要深厚,你的目标,首先是绝尽力量办好你的上海美专,造就一批艺术人才,这很有意义;再就是要下狠功夫进行你的艺术创作实践,把你的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基础好,天分好,这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勤,是精,要有永不满足的胸怀。有了这两个明确的目标,就要以毕生的精力去求之。”他约略停了一下,感叹了起来:“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王船山有言,‘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海粟你记着,要办好一件事,已属难得,若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耶!”

忘年之交

数月后,梁启超到上海来了。梁启超担任上海美专的董事,并非像他所说没有尽到职责,他是很关心上海美专的前途和发展的。上海美专因模特儿事件导致了经济困顿,梁启

超听说后,即给他的友人中国信托公司的黄溯初先生打招呼,黄先生当即给海粟送来一张5000元的支票,解了海粟的燃眉之急。

海粟与梁启超成了无所不谈的忘年之交。梁启超也向海粟倾诉过他和康有为师生反目的原因和由之导致的精神苦恼。梁启超是中举后拜康有为为师的。康有为十分爱重他。“百日维新”,他是康有为的左臂右膀,依仗的梁柱。可后来,张勋搞复辟,末代皇帝溥仪授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康竟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并把这个头衔写上了他母亲的墓碑。梁启超反对复辟,参加了讨张运动,师生政见分歧,从此反目。康有为骂梁启超是“梁贼”“枭獍”。

海粟知道后,认为张勋复辟不过是一场闹剧,师生为之伤了和气和情感不值得。他就有了帮助修复他们关系之想。海粟便把他的想法告知了梁启超,他也有与老师重修旧好之想,海粟决定请他们同桌吃饭,作为和解的契机。他先给康有为送去一张请帖,言明是请他们两位,他就不会因太突然而发脾气。可康有为没有来赴宴,但回了信:“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语气已缓和了。海粟又请康、梁共同的友人黄溯初先生去康有为那里疏解,得到康有为的默允。第二天,他陪同梁启超一道去游存庐康宅看望了康。后来,康、梁又和好如初了。

《八十忆旧》选载之四·至此结束

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

(2009年)3月我还带着季老喜爱的比利时巧克力和德国鲜奶酪去探望过他,没想到竟成诀别。我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到了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过世了,比季先生早走了四个多小时。虽然两位先生都是望百之年,但当时心里仍然有难以言传的感受。

大师很少,所以备感惋惜。而对他们最好的追思,我以为还是设法传承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的德范。

近年来,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做过不少观察与思考,研究的个案不乏大师级学者。在您看来,要有怎样的学识、精神、品格才堪称“大师”?

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喻性的概念,是对那些在某些领域做出令人景仰的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的一种赞美语词。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在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之后,得出一段结论性的话: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



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被称作大师的人物,内涵似乎略显单调而平面。原因是一个时期“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成了一顶任意摘戴的高帽。而如今,人们又谈“大师”色变,“大师”几乎成了并不荣耀的称号。在艺术和技艺领域,把一些独到的绝活绝艺称为大师之作,是有理由的。人文学术领域荣此称号,要求则比较严格。流行与时尚,与学术大师无缘。但季、任两位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建树都当之无愧堪称大师。

学术功底深厚是必然的。任先生是科班出身,家学甚好,为人为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他立言正,言必中,德行谨飭。他的《老子新译》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由他主编,把关同时也参与写作的许多大的课题,如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影

响深远,功德无量。任先生做的绝不是“挂名主编”。

季先生我更熟悉一些,他的风范与任先生不同。他非常朴实、本分、本色,可他学问达致的深度为侪辈远远不及,且横跨诸多学术领域。比如吐火罗文,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人能懂,已是绝学。季先生勤奋惊人,在住进北京301医院以前,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他手里没有不可用的资料,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和经验,都能够成为写作的素材。所以他能写出《牛棚杂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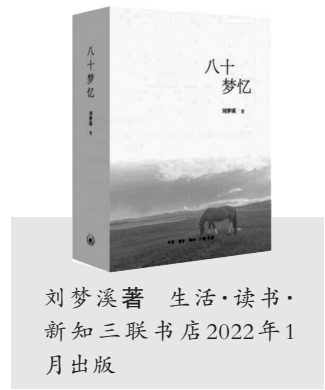
大师级人物是大时代的产物,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化积累加上时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师产生的适宜土壤。20世纪前半期,历史转型,思潮激荡,古今中西重新开始对话,一批学富五车、心系家国的学术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华大地。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穆、张舜徽、钱锺书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季、任两位先生已经是晚一些的风流余绪了。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

经说过,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个人之间的观点交锋,不必芥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学术研究,如果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好研究的。只有保持学术独立,学者人格才会立起来。关键是学术要远离“商场”和“官场”。季先生讲过,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我多次讲过,20世纪的大师级人物得天独厚地具备两方面的根底,一是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根底,一是西学的根底。国学根底,我们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了。西学根底,宋儒和清儒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说那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有高潮就有低潮,学术流变的路漫长而崎岖。

当时的学人,由于传统文化和国学根底深厚,无论走遍几洲几洋,文化的根性都不改变,文化的自信力永不丧失。你看王国维、陈寅恪,穿着服饰绝不跟着时代潮流走。辜鸿铭就不用说了。当然更主要是思想信念和文化信仰不动摇。“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王国维的话,是何等信仰,何等力量。



刘梦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出版

大师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智慧。而“从此无大师”的背后,又隐含着这个时代关于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的怎样一种贫瘠与苍凉?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见图,2009年8月7日)——

这段时间以来,人们沉浸在一种追思与感喟中,追思两位同日辞世的大师季羨林、任继愈,感喟大师不再的时代苍凉。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您最初知道二老故去的消息时,刹那之间是何感受?

刘梦溪:那天上午,我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坐在我身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短信,是季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十分惊惋。今年